

柯灵 主编 冯金牛 编选

窗

外的春光

——《人间世》萃编

民国名刊精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SBM81/62

民 国 名 刊 精 选

窗外的春光

——《人间世》萃编

人
間
世

小品文半月刊
第三十四期



柯灵 主编
冯金牛 编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窗外的春光—《人间世》萃编/柯灵主编;冯金牛编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9
(民国名刊精选)

ISBN 7-5325-2749-2

I.窗... II.冯... III.小品文-作品集-中
国-现代 IV.I2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6803 号

民国名刊精选

窗外的春光

——《人间世》萃编

冯金牛 编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5 字数 275,000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5-2749-2

I·1403 定价:18.1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是与中国近现代报刊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这不仅是因为近现代报刊生动及时地展现了历史风云,而且也是因为近现代报刊对社会变迁起到了各种各样的作用。民国期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以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该刊初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的诞生为标志,出现了不少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它们或宣传先进的思想和学说,或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或生动记录了风起云涌的历史事件,或真实描写了纷繁复杂的世态人情,体现了办刊人的宗旨,起到了刊物应发挥的作用。这些刊物,大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办刊风格,尤其是一些文学类刊物,更是一些文学流派和文学团体宣传其主张、展现其风格的阵地,如《小说月报》、《语丝》、《创造》、《新月》、《现代》、《论语》等刊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笔不容忽视的文化遗产。

随着岁月的流逝,民国期间出版的许多刊物已不易寻觅。但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应被人遗忘的,这不仅是为了研究历史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给今人提供借鉴。因此,在文学前辈施蛰存、柯灵先生等的支持下,我们组织编选了这套《民国名刊

精选》丛书。丛书遴选的对象,以民国期间出版的文学类杂志刊载的散文为主;编选的标准,则是兼顾资料性和文学性。入选的文章,或重其史料价值,或重其艺术追求。本着这一宗旨,丛书继《纸片战争——〈红杂志〉〈红玫瑰〉萃编》、《玻璃建筑——〈现代〉萃编》、《钓台的春昼——〈论语〉萃编》、《午夜高楼——〈宇宙风〉萃编》和《无花的春天——〈万象〉萃编》五种出版之后,又推出《影的告别——〈语丝〉萃编》、《撒但的工程——〈创造〉〈洪水〉〈幻洲〉萃编》、《豁蒙楼暮色——〈新月〉萃编》、《窗外的春光——〈人间世〉萃编》和《路亭——〈太白〉萃编》五种,每种书名均取自书中所选的文章的篇名。

丛书入选的刊物,均是民国期间问世的著名的文学类和文化类杂志。其中《语丝》首先是“五四”落潮后新文学流派生发的标志。它在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悉心支持下,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传统,以发表杂文随笔为主,形成了鲜明的文体风格,被称之为“语丝”体。创造社是“五四”以来一个有影响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主办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洪水》、《幻洲》等刊物,比较完整地代表了创造社散文创作的艺术型风格的一般特色。“新月派”与“语丝派”、“论语派”一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也是因杂志而得名的。新月派虽然以诗的成就最大,但散文创作也很有特色,注意超脱,有绅士气。“论语派”的刊物主要是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三种文学期刊——《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均以发表小品文为主,以提倡幽默闲适、抒写性灵而著称。与“论语派”的倾向相对立的,是《太白》杂志,反对自我、闲适的“小摆设”的小品文,比较注意发表贴近现实的散文,和富有战斗性的杂文。这些不同倾向、不同风格的刊物的并存发展,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特点。

《民国名刊精选》丛书入选的十余种杂志,都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刊物。丛书所选的文章,不仅具有文学欣赏价值,而且对于了解当时社会状况和各阶层精神面貌,有着不容忽视的认识意义。这些刊物,不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被湮没在尘封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相信随着这套丛书的问世,我们对这些刊物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无论从文学欣赏还是从了解历史的角度而言,这套丛书都很值得一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6月



前言

冯金牛

《人间世》是林语堂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创办的三种文学期刊之一,另两种是《论语》和《宇宙风》。后两种期刊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已出了选文集:《钓台的春昼——〈论语〉萃编》和《午夜高楼——〈宇宙风〉萃编》。在这三种文学期刊中,《人间世》的寿命最短,创刊于 1934 年 4 月,终刊于 1935 年 12 月,总共出版了 42 期。然而,由于它的问世正当被称为“杂志年”的 1935 年前后,又由于由它而引起的关于“小品文”的论争颇为引人注目,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份问世不到二年的文学期刊的知名度却不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算得上是个大家,但也是一个颇有争论的人物。林语堂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同时对中国传统和道家思想也推崇备至。在他走上文学道路之后,虽有过一个短暂的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时期,但在经历了 1927 年的大革命失败之后,面对动荡的社会和险恶的人世,更多地选择了一种避世的态度,一种无为而治的理念,一种张扬个人体验的文学主张。

1928 年,林语堂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 Weekly)主持一个名为“The Litter critic”(小评论)的专栏,写一些

内容包罗万象的小品文章。这些英文小品文共写了几百篇,后来集为《英文小品》甲集、乙集出版。通过这些英文小品的写作,林语堂的写作风格和思想初现雏形:提倡一种不拘一格的散文体裁,提倡幽默的语言风格,提倡性灵和个人化的闲适笔调。30年代,他把他的这些文学主张上升为理论,不但付诸自己的创作实践,而且还通过自办的刊物大肆宣扬,一时形成了以林为核心的文学流派:“幽默”派、“性灵”派。

《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正是林语堂实践他的文学主张和宣扬他的文学理论的重要阵地。《论语》是为鼓吹“幽默”而创办的。在《人间世》之后问世的《宇宙风》,是宣扬“面向人生”的散文世界。林语堂有一副自撰的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吐露了他对他主张的那种“不必革命,亦不必不革命,只求教我认识人生而已”的文学样式的钟爱。而厕身于《论语》与《宇宙风》之间的《人间世》的副刊名为“小品文半月刊”,是专为“小品文”开辟的一块园地。《发刊词》说得很明白:“《人间世》之创刊,专为登载小品文而设。”其内容“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除游记、诗歌、题跋、赠序、尺牍、日记之外,尤注重清俊议论文及读书随笔,以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人间世》的编辑班子自始至终是“三套马”:主编林语堂,编辑徐訏和陶亢德,然主其事者主要是林语堂。

林语堂十分推崇晚明文人的小品文。他欣赏公安派的清新俊灵,企慕竟陵派的幽深孤峭,对袁宏道袁中道兄弟、钟惺、谭元春等推崇有加。然所谓“清新俊灵”、“幽深孤峭”只不过是文学作品的一种风格,而且公安派与竟陵派的文学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平易,后者艰涩,在林语堂看来为何同样妙不可言?事实上,林语堂所推崇的主要是晚明小品中的“个人笔调”、“闲适笔调”,亦即远避时事政治的遁世倾向。另一方面,林语堂认为

中国的文学还要学习西方散文作品(林语堂称之为“西洋杂志文”)的长处:议论自由,文字通俗,作者面广。他力主写身边的事物,提倡反映社会,批评社会,推进人生,改良人生,读了要增长知识,增加生趣,然而这一点却又是和他主张的“闲适笔调”相矛盾的。

《人间世》栏目的设置完全符合以小品文为主的办刊宗旨的,创刊之初设立的栏目有“小品文选”、“读书随笔”、“译丛”、“诗”、“杂俎”、“今人志”、“书评”、“随感录”等,以后作了部分调整,新设了“特写”、“西洋杂志文”、“山水”、“思想”、“一夕话”等栏目。发表的文章以散文为主(诗歌除外),甚至补白也全是“语录体”。文章选录的标准以冲淡平和为上,很有一些“不食人间烟火”味的作品。然生在“人间世”,其实是无法完全超然物外的,因此读者如果读到像《做丝》这样反映农村民生疾苦的文章,也是不足怪的。翻译也是如此,所谓“西洋杂志文”,是选译国外期刊的一些随笔、散文,这是林语堂竭力向国人推荐的西方文学样式。为此,《人间世》还曾特意出了一个专号。“特写”(Features)专栏是从第14期开始设立的,林语堂认为这种西方的现代文学体裁直接从社会生活中搜寻材料,描述人生社会的某一方面,符合他反映社会,批评社会,推进人生,改良人生的文学主张。第19期刊出的《书店》一文被编者认为是一篇“理想”的特写,特意写了编者按语。“读书随笔”、“书评”这些栏目最初向读者介绍的都是明清文人小品、尺牍,如《媚幽阁文娱》、《字字珠》、《屠赤水集》等,倾向性十分强烈,不过后来这些栏目的内容还是有了一些变化,如第33期就介绍了郭沫若的作品《屈原》。《人间世》有过两次大的征文活动,一次是“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作为1935年第1期的“附录”刊出,叶圣陶、夏丏尊等近40位著名作家参加了征答。第二次是“五十年来百部佳作选”,

这次征文活动自第22期(1935年2月5日)征稿,第32期(1935年7月2日)开始发稿,陆续发至39期(1935年11月5日),不少作者在推介他认可的近世佳作时十分认真地写了简短的书评,虽不是什么大文章,倒也值得一读。

《人间世》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作者群,这个基本的作者队伍后来也成了《宇宙风》的基本作者队伍,其中不乏当代一流的作家,如郁达夫、徐志摩、老舍、丰子恺、许钦文、赵景深、陈子展、谢冰莹等,事实上他们的许多作品并不完全符合幽默、闲适、性灵的标准,然而如果只有《人间世》的“三剑客”林语堂、徐訏、陶亢德自拉自唱,这杂志也办不下去。这一点林语堂也是深谙其道的。即使像反对派如鲁迅等人,林语堂也曾竭力想拉入他的作者圈中。《人间世》创刊前,林语堂曾在家中设私宴,邀请一批一流作家作客,鲁迅也在被邀之列。出于礼貌,鲁迅去了,虽然晚到了一会。但是后来尽管林语堂、陶亢德几次向他约稿,鲁迅都拒绝了,鲜明地表达了他对林语堂文学主张的反对态度。有意思的是鲁迅却向陶亢德推荐过一位署名“闲斋”的作者的文稿《泥沙杂拾》,该文后来在《人间世》第4至第6期连续刊出,这位作者后来又有多篇文章在《人间世》上发表。

林语堂推崇的“幽默”、“闲适笔调”、“性灵文章”,从一种文学风格来说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国家正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危机中,这种逃避现实的文学主张自然遭到了左翼文人的反感和抨击。鲁迅是持反对态度最为激烈的一位,他对《论语》尚偶有一点好评,还发过几篇稿,但对《人间世》的创办却持完全反对的态度。陶亢德曾将《人间世》创刊号寄给鲁迅,鲁迅很快回信说:“大札与《人间世》两本,顷同时拜读,讽颂一过,诚令人有萧然出尘之想,然此时此境,此作者们,而得此作品等,固亦意中事也。”(《致陶亢德信》,1934年4月7日),讥

讽之意，溢于言表。同年5月6日致杨霁云的信中又说：“《人间世》出版后，究竟不满者居多，而第三期已有随感录，虽多温噉话，而已与编辑所主张的‘闲适’相矛盾。此后恐怕还有变化，倘依然一味超然物外，是不会长久的。”从《人间世》短短的经历来看，这一点倒确是给鲁迅说中了。

胡风1935年1月发表在《文学》月刊上的文章《林语堂论》，集中代表了左翼文人对林语堂的批判意见，他尖锐地指出：“他（指林语堂）的以及《人间世》里面一部分的小品文，在形式上已经承袭了‘语录体’，和文言订下了‘互惠条约’，在内容上渐渐走进了士大夫的闲居情趣，身边琐事，以及怀古的幽思。文学上的这个反常的现象，和现实社会的逆潮互相照应，甚至那些被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衰散了鬼魅也改头换面地获得了公民资格。”徐懋庸、曹聚仁最初曾投稿《人间世》，后来由于与林语堂的分歧越来越大，遂公开表明退出，自办了《芒种》杂志，与《人间世》唱起对台戏。其他如《新语林》、《太白》等左翼刊物，抨击林语堂的意见也是十分尖锐的。林语堂终于也无法一味“温噉”下去，1935年5月在《人间世》他的个人专栏“一夕话”中连续发表了《今文八弊》一文，试图来一下反击，但马上引起了鲁迅的回击，他在《文学》和《芒种》上发表的几篇《题未定草》中直斥其名，给予驳斥。那一阵的中国文坛确实十分热闹。《人间世》引起的这些历史公案的是是非非，并不是本文想要探讨的主题，然而让今天的读者有个简略的了解，也是编者应该做的事。

《人间世》的出版发行人是良友图书公司，这是一家颇有经营头脑的出版商，在《人间世》刊行的同时，良友图书公司即将其中较为精采的文章分类编为《人间小品甲集》、《人间小品乙集》、《人间随笔》、《人间特写》和《二十今人志》等书，以《人间世丛书》的名义出版，当然，这些书现在也是很难见到了。

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编者从《人间世》中辑选了具有各种风格的文章近百篇,按原刊出日期排次,编成这本选文集,力图让今天的读者对这份刊物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出于这个目的,选文时注意了选用不同风格和不同类型的作品,当然,那些与《人间世》的文学倾向和论争有关的文章是要尽量考虑选录的,如林语堂的《今文八弊》,虽然比较长,且也为一些文学研究者所熟悉,但它是《人间世》很有影响的作品之一,本书还是选用了。至于原刊选译的“西洋杂志文”,虽然是林语堂竭力推荐的,但因与本套丛书的体例不合,便都割舍了。《二十今人志》已由古籍出版社收入《未能忘却的忆念》一书,这部分传记文章也不再重复选用,这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二〇〇〇年一月



目 录

冯金牛	前言	1
黄庐隐	发刊词	1
程鹤西	窗外的春光	3
	落叶树	6
	编辑室语	8
徐懋庸	摩登文章	10
赵景深	西溪	14
周木斋	今文辨伪	17
郁达夫	出昱岭关记	19
贝 叶	打古	24
语 堂	说《小品文半月刊》	28
徐 訇	“.....”“□□□□□”论	30
曹聚仁	人间世	35
克 士	鸡脚子	38
老 向	柳芽儿和榆钱儿	41
钱天起	驿与站	44
老 舍	小病	47
薛 脩	还乡日记	50

刘大杰	折花录·····	55
风 子	老话·····	58
吴秋山	燕园·····	60
薛 脩	还乡日记(续)·····	63
江寄萍	屠隆的书牋·····	68
叶秋原	杭居琐记·····	73
赵景深	记鲁彦·····	77
吴伯箫	山屋·····	79
李长之	纪念刘半农先生·····	84
曹聚仁	闲话扬州·····	87
沅 君	忆庐隐·····	90
马国亮	善忘者的幸福——慰友人书·····	92
	《辜鸿铭特辑》辑者弁言·····	96
陈昌华	我所知道的辜鸿铭先生·····	98
宋春舫	宋家弄·····	100
陈子展	观潮·····	103
李金发	在玄武湖畔·····	109
翟秀峰	朱牧儿墓·····	114
阿 英	《字字珠》·····	117
陈子展	绝顶聪明和额外愚蠢·····	121
语 堂	关于本刊·····	123
曹聚仁	跋知堂两信·····	127
孙德铨	钓鱼·····	131
苏雪林	我做旧诗的经验·····	136
郁达夫	所谓自传也者·····	140
瞿象谦	窗·····	142
佩 弦	说扬州·····	148

老舍	哭白淶洲	152
许钦文	刘半农先生和陶元庆氏	155
友如	娶妾	158
叶菲洛	病中情味	162
蒲象	书店	167
闲斋	论中国人鄙视欧洲人	177
臧克家	老哥哥	180
铢庵	谈中西医	185
徐汧	北大区里的小饭铺	190
老向	村声	194
风子	无言无病室随笔——也算试笔	197
语堂	小品文之遗绪	201
徐汧	谈美丽病	207
刘士穆	南京的黑市	211
海戈	归航记	214
语堂	谈中西文化	220
老黄	做丝	227
憾庐	梦的话	231
冰莹	第二次逃奔	235
语堂	今文八弊(上)	240
郁达夫	扬州旧梦寄语堂	243
潘小平	蜘蛛	249
语堂	今文八弊(中)	252
翁克康	相思子	257
语堂	今文八弊(下)	260
周劭	论真率	265
李金发	试猎记	269